

筆路藍縷

TZUCHI FOUNDATION

擁抱傷痛 羅明憲

□述：羅明憲 整理：張麗雲 編修：李老滿

其實我在人生的路上，
還是會有懈怠的地方，
對我來說，
到海外賑災成爲一種愛的能量的補充。



【羅明憲小檔案】

法號惟哲，一九九一年受證慈濟委員，九二年受證榮重，九三年受證慈誠。台中人，一九九九年台中南投九二一大地震時身為慈濟中區慈誠大隊長，帶領中區慈濟人投入災區重建工程。參與國際賑災的足跡遍及柬埔寨、南非、越南、亞塞拜然、土耳其、阿富汗、外蒙古、中國大陸數省、印尼、北朝鮮等。二〇〇八年五月四川大地震，他擔任領隊深入災區前後約一個多月。國際賑災一直是推動他做慈濟往前的動力，他從做中體悟上人的堅持與悲心，為了衆生，任何困難都難不倒他。

因為投入慈濟志業的關係，孩子從小到大的畢業典禮或家長該出席的各種活動，我都沒參加過。二〇〇八年五月十八日，是在美國讀書兒子的大學畢業典禮，我答應他一定會去。二月的時候，太太就訂好五月十六日前往美國的機票。五月十二日下午四川發生大地震，十三日早上，看到新聞報導和上人的開示後，我對太太說：「美國可能沒辦法去了！這麼大的災難，我不可能置身事外。」

果然很快地，德融師父打電話問我能不能去四川？我說：「很抱歉！我答應兒子要參加他的畢業典禮，還得問問孩子。」因我從未對慈濟說過「No」！打了越洋電話問兒子：「地震這麼嚴重，你認為老爸應該在哪裡啊？」兒子從小到大看到我到處參加國際賑災，他清楚地回答：「爸！你應該是在四川吧！」然後又加了一句：「爸爸你去，一路上要很小心喔！」

堅定生力量

四川自古被稱為天府之國，當地有句順口溜：「我們是旱不到、淹不著、震不倒。」因它沒有水災，沒有乾旱，也沒經歷過大地震，是一個很富庶的地方。所以慈濟人從一九九一年開始到大陸賑災，十八年來都未曾到

過四川；當地的領導、百姓也都不熟悉慈濟。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國大陸正式批准慈濟成立基金會，為大陸國家宗教局發予的第一張境外基金會執照。因此慈濟歸屬在宗教局的管轄範圍，在勘災並拜訪當地的領導之前，一定要先與宗教局的官員討論。

我們一行十二人，於五月十五日深夜到達成都，和大陸的邱玉芬、薛明仁、陳振洲等十幾位志工會合，邱玉芬師姊早在十四日抵達四川後，立即展開說服大陸官員讓慈濟參與賑災的行動，官員走到哪，她就跟到哪，包括他們上洗手間，她也在外等待，這種鏗而不捨的堅持，深深感動了當地的官員。

這些領導看到慈濟人的不辭辛勞與熱心誠懇，對我們很尊重；但是那些重災區，若沒有通行證根本進不去。我向邱玉芬提議，不如就以羅江縣為起點；因為羅江縣死亡人數是個位數，被大陸認定為輕災區，當時他們所有的救災資源都集中在重災區，輕災區比較沒有資源，領導答應讓我們在羅江縣試試看。

十六日早上直接到該縣了解受災的情況，我向書記說：「我們已經向上人報告過了，上人很明確地指示要比照台灣九二一的模式，在災區提供熱

食給救災人員、災民和所有需要的人。以這種方式，邀約災民一起來服務，讓他們在工作中忘記傷痛、減少悲情；在服務大眾時，自然會把心靈打開，這是我們在九二一地震時，學到的最好經驗。」他們考慮了許久，終於答應了，「就挑一個帳篷區開始。」我對他們說：「要大一點的，請帶我們去看。」

一碗熱湯麵溫暖胃、溫暖心

當天早上看了羅江縣金山鎮一處大約容納五、六百人的帳篷區後，中午就開始籌備。「頂新集團康師傅」鼎力支援，他們在成都、重慶的幾個分支機構，只要我們有任何的需求，比如要爐子、鍋子、桶子，還有麵條等，他們都會協助張羅；「康師傅」負責人魏應充師兄的三姊魏錦霓和總經理也都過來幫忙。

第一天來不及煮飯，先提供麵食，因為這是最快的方式，我們不知道麵條不是他們喜歡的主食，但是當麵煮好時，很多人都跑來排隊。原來地震發生五天以來，他們每天只吃乾糧和礦泉水充飢，未曾喝過一碗熱湯。當他們看到慈濟志工用心煮出熱氣騰騰、可口香醇的湯麵時，紛紛前來排隊領取，

慈濟人用謙卑恭敬的態度端麵送到他們手中。看到他們安心、快樂、滿足地吃著災後第一碗熱食時，我的內心裡充滿了感恩！

用完餐後，到帳篷區去關懷，我跟他們說：「台灣在九二一大地震時，也曾經面臨同樣的困境，那時候上人就告訴我們，要從『安心、安身、安生』著手，用這『三安』開始書慰和陪伴災民。」我們邀約大家一起來參與。房子倒了、親人往生了，每天自怨自艾不是辦法，不如和我們一起來煮熱食，相互陪伴、關懷，這樣就會好過一點。我告訴他們：「這裡每天提供午餐和晚餐，希望你們也可以來幫忙。」

金山鎮是輕災區，房子倒塌和傷亡的不多，悲淒的情景也沒有重災區那麼嚴重，很多人都願意過來幫忙。沒學校上課的孩子也來掃掃地，志工會帶團康教他們比手語等。慢慢地，來帳篷區幫忙的大人和小孩漸漸多了起來。

從成都到羅江縣，路程大概要一個半鐘頭以上，每天早上我們到金山鎮已近十點，鎮上的人自動自發地早把菜切好，地掃乾淨，水也準備好了，那種互動的感覺非常棒。他們感受到自己能幫助他人，都露出快樂的笑容。我們也很快樂，有一晚開會時，有位志工說：「真的很棒！羅江縣，我們領隊就是姓『羅』啊！」此話一出，大家哈哈大笑！又有人接口說：「金山鎮，

我們剛好有總協『金發』師兄喔，兩個人的姓和名都在裡面耶！」聽得大家拍手叫好，慈濟人在苦中作樂，大家做得很開心，所有的困難彷彿就煙消雲散了。

「一生無量」 由點延伸面

四川的災區是台灣面積的三倍大，這麼多的苦難眾生，慈濟一定要想辦法進去幫忙。我向所有的師兄、師姊們打氣：「雖然金山鎮是輕災區，我們人像《無量義經》所說的，從一而生無量（註）。」請大家用心投入，讓所有的受災鄉親們都能感受到慈濟人的愛，更要讓領導們體會到慈濟人真的願意無怨無悔地付出，一旦產生認同感後，我們才有機會延伸到別的地方去。

在安頓好羅江縣的熱食供應點後，我們幾個人就往外尋找，看看哪裡可以再讓我們設點。後來轉到什邡市去和市長接洽，他們暫居在體育場裡的指揮中心。黃劍副市長一見到我們就很親切，因為他在二〇〇七年十二月曾到花蓮參訪過，看到我們就像看到親人一樣，彼此講話很投緣。他聽到慈濟要來幫忙，高興地說：「哇！這妥當啊！」我建議他們：「災情面這麼大，慈濟的力量還是有限，不如先選洛水這個點，再由此延伸。」

宗教局楊局長也同意就在洛水。會選擇在這裡設點，考量的是：洛水鎮位於平地和山區的交界點，山區和平地的災民都方便過來。如果再深入山區就是斷層帶，斷層十公里處的前後都不適合蓋房子，評估慈濟將來要為鄉民重建房子的可能性比較低，所以我們決定從洛水為起點。

當地的領導剛開始不太清楚我們要如何做。有一天，楊局長告訴我：「羅師兄，我們當初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我很緊張地問：「什麼錯誤的決定？」他答：「就是讓你們煮熱食這件事。」因為領導們後來發現很多人從遙遠的地方來取熱食，他們擔心百姓變得「養懶」（意即懶惰成性）。

要在洛水鎮煮熱食，給了我們不少考驗。我從一九九一年底開始參加海外賑災，十多年下來，每當碰到問題時，總是秉持著上人「為佛教、為眾生」這一念心，無論如何，也要想盡辦法去做各種溝通和協調。上人常開示：做國際賑災是加諸別人的壓力，所以他們有任何考驗，我們不只要承受下來，還要讓人家起歡喜心，歡喜跟我們結好緣。

解決困難的捷徑就是通過它

五月十九日，我們再到洛水勘災，有一所四層樓建築的小學，教學樓已

經塌陷只剩下一樓，但辦公的行政樓沒有垮，所以壓死的都是孩子。教室前面有一大片空地，大門進來左邊的圍牆邊排了很多磚塊，還插著香，可能當時孩子的遺體就放在那裡，看得讓人心酸。

我問書記：「往生的已經往生了，請問其他的孩子到哪裡去了？」

書記說：「到處流浪啊！」

我說：「不行啦！孩子這樣很辛苦。」我把握機緣繼續說：「孩子到處流浪絕對不是辦法，教育是很重要的，我們應該利用這片空地，趕快搭幾間簡易教室，把老師找來，把孩子通通接回來，讓老師來教導孩子，我們煮飯給他們吃。」

他一聽到要煮熱食，馬上否定說：「這樣會養懶，不行！」

我建議他：「你想想看，家長要重建家園很辛苦！把孩子帶來這裡，我們煮飯給他們吃，我們自己也要吃啊！這樣行嗎？」

書記聽了覺得有道理，說：「這樣好啊！這樣好啊！」

因為大家都疼孩子，看到孩子無依無靠地四處流浪總不是辦法。有慈濟志工願意來蓋房子給他們讀書，而且幫忙帶孩子，不用他們煩惱，三餐還準備好好的，何樂而不為呢？所以也馬上就答應了。

我告訴他：「那我明天就進來囉！我們順便要找一塊地。」我還一直強調：「明天就要進來喔！」我看著他的眼睛說：「明天！」他回說：「好！就明天！」

當天晚上，第二梯次來跟我們交接時，我告訴他們：「明天，你們直接進到洛水。我和書記已經談好了，就從這個地方延伸出去。」

雖然碰到很多困難，但總要想辦法去突破。因為五月二十一日我就要回台灣向上人報告賑災工作進度，回台前必須先把事情安排好，所以二十日第二梯次抵達時，就請他們帶著醫療團隊進駐洛水鎮設點，提供義診和熱食供應，以此點再努力延伸慈濟的服務點。二十四日，慈濟志工於什邡市洛水鎮柳河社區「永興公園」設立了第三處服務站；六月一日，進駐新設服務據點——綿竹市遵道鎮棚花村提供熱食、醫療等服務；六月十九日，慈濟四川賑災團在漢旺鎮武都村十五組設立熱食供應點，成為慈濟於四川設立的第五個熱食供應服務站。

此次四川賑災，深入災區一個多月，我們一直比照九二一地震賑災的模式——陪伴、膚慰，然後籌建大愛屋、蓋學校，一直到所有的救災完成為止。所以在找據點時，是否可以「重建」一直是探勘地點的主要考量。從第



遵道鎮棚花村的小志工周文兵，捨不得慈濟人離開，趕緊尋找領隊，希望羅明憲師兄能同意讓師姑、師伯留下所烙的承諾印。

一梯到第八梯，我的心情都是一樣的，腦海裡一直浮現很多問題需要解決。到後段就開始往「安身」方面去思考，上人很重視教育問題，所以我也一直與領導們討論援建學校的事情。

參與國際賑災學會堅持

做慈濟讓我學到了上人的堅持。我有胃潰瘍的毛病，曾歷經幾次生死關卡，但是做慈濟時，常讓我有一種「忘我」的感覺，可能是專心投入一件事，全然地放下自我，自然會忘記身體上的病痛。全心投入時，無形中練就了一身對抗身體狀況的體能，那應該是心開意解、懂得放下，自然就擁有力量和健康了。

記得第一梯賑災團要出發時，在機場有位記者向我借護照看，當他看到上面蓋滿了阿富汗、伊朗、阿拉伯大公國等國際賑災的戳記時，露出了震撼的表情！其實我在人生的路上，還是會有懈怠的地方，對我來說，到海外賑災成爲一種愛的能量的補充。我們的悲心，無法像上人一樣寬廣，所以每當我在災難現場擁抱著災民時，對事情的看法，會重新洗滌一番，那也是能量的一種充電吧！

註：「從一而生無量，無量也是從一而生：《無量義經》所說的就是現在的慈濟世界。慈濟世界要面對現今的全球萬象，溫室效應、氣候異常，實是每一時刻，心靈都會為四大不調的地球在擔心。然而還是要告訴大家，不要輕視自己點滴力量，將每一位點點滴滴的力量匯聚在一起，那就是無量無數。」（摘自《衲履足跡》·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海外培訓委員慈誠精神研習會圓緣上人開示）

TZU CHI FOUNDATION

歷劫挫身、賑震有慈 邱玉芬

口述：邱玉芬 整理：陳怡伶 編修：高芳英

賑災時，我就像個手無寸鐵的馬前卒，
與所有人往前衝，卻感覺進退兩難。
我們如果沒有找到管道，
慈濟的大愛就沒辦法送達。

【邱玉芬小檔案】

一九九二年受證慈濟委員，法號慈彤。一九八九年因緣際會從《慈濟的緣起與展望》的錄音帶中，受證嚴上人感動，發願勸募五百位會員。一九九三年將事業轉往大陸發展，一九九四年大陸江西省受冰雹之害，第一次在江西都昌蔡嶺中學參與賑災發放工作。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四川大地震，十四日即進入災區賑災，擔任協調工作，與當地志工，共同陪伴關懷鄉民的重建工作。



TZU CHI FOUNDATION

川震發生後，給我的大考驗是，剛好約了公司最大的美國客戶，將在五月十八日碰面，這次見面將影響到能否繼續接他的生意。而我是在大陸最久的慈濟委員，基於一分責任與使命，當下，我擔心的不是得到合約與否，而是想到有那麼多受難的鄉親，到底該怎麼整合資源去幫助他們呢？

從十三日開始，雙管齊下分別進行兩件事，一方面，毅然決定寫封信給客戶，表明我一定要去災區的理由，必須取消和他的約定；另一方面，在忙亂的思緒中，不知道會到哪裡？要停留多久？心中惶恐的不是餘震不斷，而是該準備帶些什麼東西前去？直到早上六點要出門前，都還沒想到要找誰，於是就打電話給本會宗教處大陸事務室的林櫻琴師姊，問我去到那裡要找誰協助？她給了我四川省慈善會郭祕書長和他祕書的電話，但因為時間太晚，不方便聯繫。

千頭萬緒尋覓出路

隔天清早，我試著撥電話給郭先生的祕書，他說：「好啊！妳到的時候再來找我。」抵達重慶機場與他聯絡時，他卻叫我不要去，表示他現在正忙著，沒有人手，也沒有車子。我心想這該怎麼辦？真讓人緊張，我不能沒有

聯絡好，因為本會已經安排「頂新集團」派車來接我們，十六位慈濟賑災團員也坐上車，正在往成都的路上。

於是，趕緊試著聯絡在成都的台商協會會長夫人張文玲，看她能不能幫忙聯絡台辦，我認為只要有一線希望，能跟台辦碰個面也好。一路上，我到處打電話聯絡，卻一直沒有頭緒，剛好車上有一位重慶來的高光永師兄，說他有同學在德陽當消防隊長，或許可以聯絡看看，是不是可以去德陽找他幫忙。

一路上到處都是載運物資的卡車，還有軍警盤查：「你們的車要到哪裡？這些物資是要送到哪裡去的？」快要抵達成都的時候，營建處的鍾宜學師兄打電話來說：「宗教局匡處長在成都，可以去找他協助。」很高興終於看見一道曙光，但是我們見面之後，他卻說還有其他的事情要辦。我跟匡處長曾有數面之緣，於是我說：「您是上級單位，我們都是一家人，拜託您一定要帶我們去德陽。」

第一站來到德陽的綿竹市時，市區裡只剩下幾盞路燈，黑漆漆的像個死城，綿竹市宗教局的人，載我們到漢旺鎮的武都（舊稱九嶺），我們看到道路兩旁的商店被夷為平地，鄉親們隨地坐在斷垣殘壁的屋子旁，眼神無助地

望著廢墟，空氣中瀰漫著一股腐臭味。

在車裡看到外面的慘況，希望領導能讓我們下去關懷，於是將車子彎進九岭村，下車後有人來要礦泉水，有人來要餅乾……還一直強調說：「我們不會搶你們！」領導覺得這樣不妥，馬上叫我們上車。其實那時是先去勘災的，我們沒帶物資進去，也沒辦法給他們任何東西。

地震發生前，這些商店可能生意不錯，但短短幾分鐘劇烈搖晃，摯愛的親人走了，所有的積蓄也都沒了，轉瞬間，變成需要幫助又怕被誤解的人。讓我覺得心酸不捨，更見證上人常對我們講的「人生無常」，當下發願一定要想辦法在這裡設點。

積極爭取突破困境

這時匡處長約了宗教局的楊局長來到綿竹市漢旺鎮武都村，我把握因緣，立刻坐上他們的車；我覺得四川的領導對我們很陌生，不太了解慈濟，我一定要藉這個機會，告訴他們慈濟人文是什麼。回程的路上，我提出要求：「我們明天可不可以來這邊設點？」因局長說他們現在很忙，一切都要聽從解放軍的指揮安排，讓我的心情陷入無助和絕望中，但還是不想放棄，

鼓起勇氣繼續溝通，後來他只好說：「這樣吧，我明天帶妳到都江堰救災指揮中心去試試。」

第二天前往災區的車子多，關卡更多，車子和汽油都有管制。換過好幾個人來帶我們，好不容易才抵達都江堰救災指揮中心，當時車上有十幾個人，只允許三、四個人下車，我看到一車一車的物資堆積如山，判斷他們不會缺乏物資。

進入災區後最困難的是，找不到聯絡的管道。心想，宗教局是我們的指導單位，很多宗教慈善團體都在找他幫忙，如果現在讓局長走了，要再聯絡到他就很困難了，而且今晚另一批賑災人員將會抵達，我不能讓這群人閒置著。所以告訴自己：「不行，我一定要緊跟著他。」

經過一番溝通，我坐上他的車，一路上殷切誠懇地說明慈濟賑災都是走在最前、做到最後，並會掌握直接、重點、尊重、即時、務實的原則；並不斷向他保證，三個月之後，您將會發現慈濟人是永遠的陪伴關懷者，也是永遠的朋友。大概下午六點半，我們終於可以坐下來談話，局長提出三個地點，我不敢一開始就要求去受災最嚴重的地區設點，那裡考驗比較多，最後決定先到受災比較輕的羅江縣金山鎮。

最困難煎熬的時刻

那天談完時，已經晚上十點左右了，書記希望我們隔天才去看地點，我則堅持馬上實地勘察狀況。大概十點半左右到達金山鎮，那裡有五、六百人睡在馬路旁，每個人分到的位置很小，他們說：「在這兒不可能睡覺，因為很吵，有時候累倒了，如果旁邊有人做惡夢，忽然叫得很大聲，又會被嚇醒。」

在災區聽到很多感人的故事。地震發生時，一位媽媽爲了保護嬰兒，在倒塌的房子下面，弓著身子把孩子攬在懷裡，當這對母子被發現時，大人已經往生了，手機留有給孩子的簡訊：「如果你還活著，要記住媽媽永遠愛你。」實在難以想像，當時母親所承受身心及骨肉分離的劇痛，留下的孩子，卻還有漫漫長路要走。

另一則故事是，九嶺村有位爸爸是醫生，地震發生時，趕赴倒塌的學校尋找孩子，當時孩子被大石板壓住，正等待救援，由於沒有大型器械，大家只能徒手移除小磚瓦。第二天孩子說口渴，也很餓，爸爸只能安慰他要忍耐，第三天早上，孩子已經虛弱得撐不下去了，他對爸爸說：「爸爸，我累了！想不到您是醫生，卻沒辦法救我。」父親眼睜睜地看著孩子就這樣往生

了。

孩子若是在震災那一瞬間往生，或許還不會覺得這麼遺憾和愧疚！身為醫生的他，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孩子的生命在分秒中慢慢消逝，後來這個爸爸，每天都到孩子墳上去和他說話。而陪伴關懷失去孩子的父母或失去雙親的孩子，都是慈濟人的責任和使命，也是我持續待在災區那麼久的原因。

我告訴傷心的媽媽們，煮熱食需要人手，請她們過來幫忙。第二天，她們真的來切菜、洗菜，到了傍晚，我看她們做得挺開心，包括領導在內，誰也料想不到，熱食供應會發揮這麼大的效用。

五月十六日開始煮熱食，遇到很多困難，因為物資缺乏，採買都由「康師傅」的員工，從成都載運過來。起先借用他們的大鍋煮飯，但無法立即提供幾百人的量，我建議要用蒸飯機，才能一次供應這麼多人吃飯，這是很關鍵的要素。

我們將熱食站收拾好，回到飯店已是深夜十二點多。從我坐上飛機到這個時候，差不多過了三十七、八個小時，可說是我人生中最煎熬的時刻。感覺就像個手無寸鐵的馬前卒，與所有人往前衝，但卻是前無進路（還沒找到適當的定點）、後有追兵（後面接著來的賑災團已經到了）。上人牽掛災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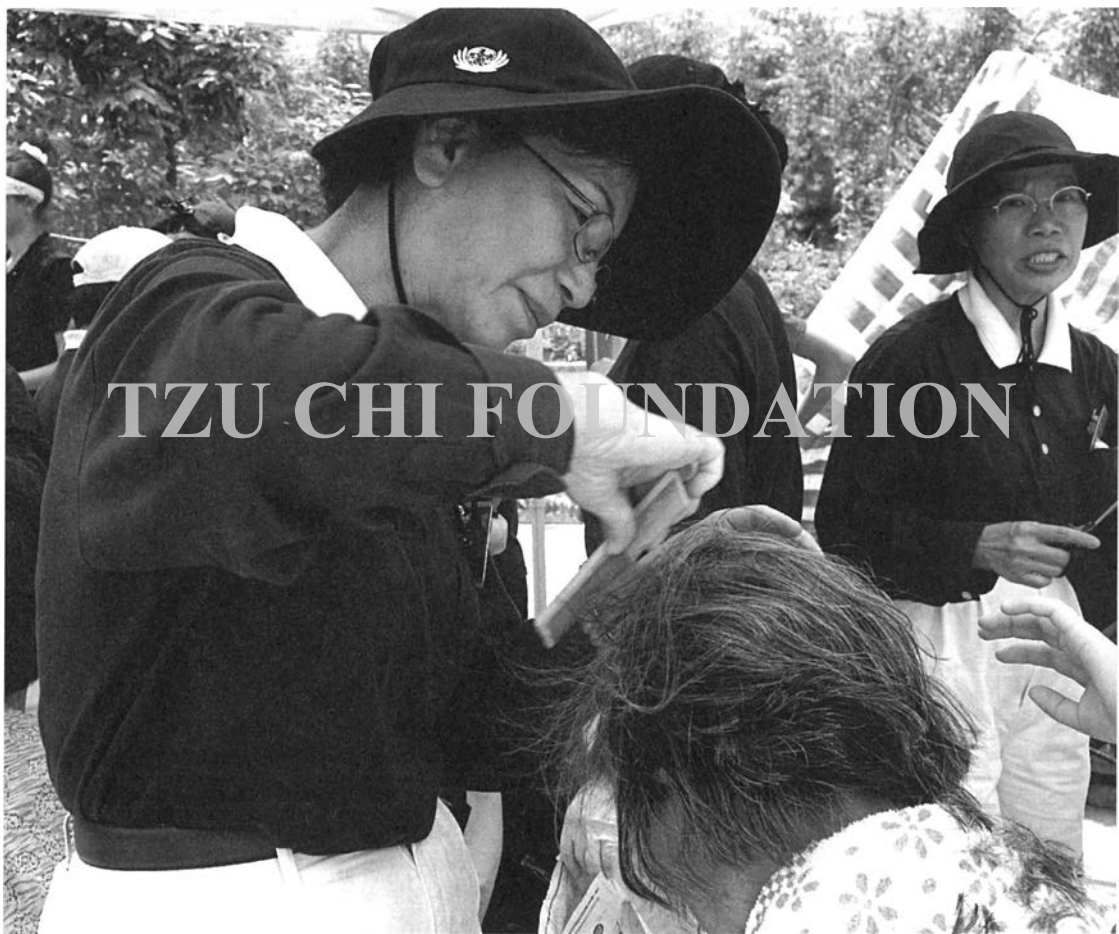
悲切的心，憂傷的眼神時時警示著我；我們如果沒有找到管道，慈濟的大愛就沒辦法送達，這是心裡最煎熬也最爲困難的部分。

從地湧出的菩薩

談起當地的助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六月初在蓋洛水小學希望工程的時候，要做一道牆，旁邊是一棟很大的危樓，照理說應該先拆掉，才能築牆，我和洛水的領導，在大太陽下談了兩個小時，他才願意處理。恰巧這時遇到解放軍裡有個孩子，是江西冰雹災害時，我們援建的都昌蔡嶺中學的孩子，經由他的引見，找到他們的領導溝通，後來拆除危樓和清運垃圾，都靠解放軍幫忙。

八月十二日發放前的打包，有三十一樣物資，每天需要一千八百份，總共要裝成五千份。因爲米、油都很重，志工從早上九點到下午只能包裝八百份，所以領導派了三十幾位解放軍弟兄來幫忙。我們另外開一條動線，他們承擔大部分較粗重的活兒，很快就完成所需的數量。如果沒有他們參與幫忙，以有限人力，我們可能到半夜都還做不完。

待在四川那段時間，我主要負責的工作之一是協調，每梯次協調組要面



邱玉芬師姊參與訪視組，幫鄉親們剪頭髮，耳目一新地迎接重建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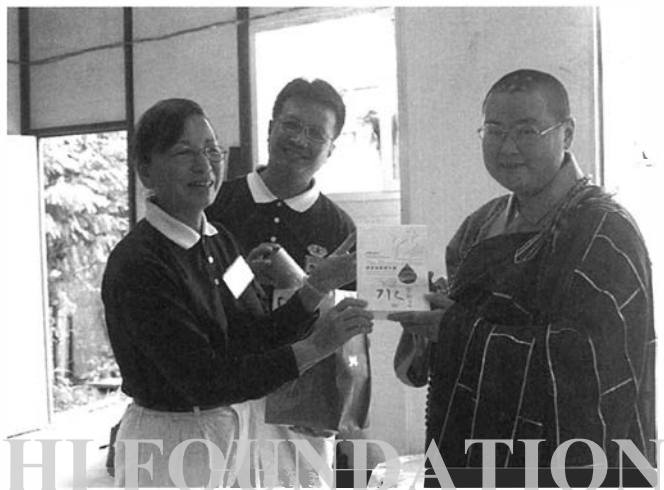
臨的狀況不一，給我最大考驗，是鍛鍊我對角色的扮演和分寸的拿捏，都要更用心。還有就是應該要如何整合當地志工；由於台灣的志工來來去去，對於大陸的志工又不夠熟悉，希望能夠藉這次的因緣，把這些從地湧出的菩薩給整合起來。

從七月開始，我就注意到哪幾位志工可以成為當地愛心的種子。成都的鄒立和幾位當地志工要來參與發放時，剛好台灣有兩梯次教聯會及慈青來進行人文交流，我就陪著她們一起去參加茶會和座談會，教她們如何應對、如何邀請別人，讓她們儘快能夠深入了解相關細節。

同時我也利用打包發放的生活包、動線的規畫、如何辦好讀書會和茶會等一連串活動來引導當地志工，希望能發掘散布大愛的種子，並且整合功能組，帶領他們去敬老院關懷，也提供訪視經驗給他們參考，漸漸地有了一些成果；像棚花村小志工古紅的媽媽得了乳癌的個案提報，我都陪伴著志工前去關懷，希望這群菩薩能就地生根，成長茁壯成為菩提林。

一念悲憫以蒼生爲重

記得德飢師父曾說過：慈濟志工用一念悲憫以蒼生爲重，遇事要能伸能



邱玉芬師姊與張益城師兄致贈上人的《法譬如水》予廣化禪寺住持廣海法師。

大太陽，在五個熱食站、數座援建寺廟和簡易學校間奔波，長時間體力透支和緊張壓力，還要承受氣候的酷熱多變。

與來自不同地區的人共事，在各功能組間的調和，如何讓來自各地的團隊在分工中意見一致不分歧，彼此能少些主觀和誤解，在心境上必須拿捏分

屈，能動能靜，能大能小，能上能下，只求過程中有無用心。上人也說過：入群處眾最困難，相處之間要先了解別人的習慣和想法，不要和別人有所牴觸。

遇到世紀大震災，這次的賑災行是大考驗，也是大修行，在修行路上覺得已經超越事俗，我放下事業、家業，投入志業，藉大災難學習大放下。而對我的身心靈也是重大挑戰，就身體而言，每天早晨五點起床，半夜才得休息，天天頂著

寸，處處都在考驗用心與智慧。在這段日子裡，每天睜開眼睛就沒有自己的時間和空間，無法獨處釋放壓力，只能藉由早上禮拜《無量義經》做心靈加油站。

我常自問，如果做慈濟都沒辦法做到來去自如，怎麼有辦法生死自在？在四川期間，很多人問我為何能堅持不退轉？因為我深入經典，整天都行在其中，雖然賑災過程有諸多考驗，卻是身累心不累，用「歷劫挫身不倦惰，晝夜攝心常在禪」的精神克服萬難，所以遇到任何事情，都能輕安自在。

我感受到慈濟幹部應該自身為法、自身為師、以身作則，堅持上人想做的，不為自己求安樂，但為眾生得離苦。堅持做到長期陪伴，是我們的責任與使命；一念悲憫以蒼生為重，我許下願望要作為人品典範，一定要讓四川的鄉親們能夠離苦得樂！這次賑災也印證了：「於如來地堅定不動，安住願力廣淨佛國。」

衝鋒「獻賑」 陳金發

口述：陳金發 整理：陳怡伶 編修：高芳英

值此世紀大災難，
復建不是短期的事，我們一團一團接力賑災，
以跑馬拉松的精神持續下去，
希望讓災民感受到我們的關懷和真誠的愛。



【陳金發小檔案】

一九九五年受證慈濟委員及榮譽，一九九六年受證慈誠，法號濟源，同年十一月底即參與柬埔寨賑災。一九九六年河北發生大水患，首次以領隊身分前往賑災。二〇〇八年五月四川遭逢大地震，深入災區協調賑災事宜共七個梯次。從多次國際賑災經驗中深刻領悟上人的慈悲智慧，因此，每遇挫折更能放下身段，盡力溝通，以完成使命。

四川大地震發生時，我剛結束南亞海嘯重創後於斯里蘭卡重建六百四十九戶大愛屋，以及援建學校的點交工作，當時又逢緬甸遭風災侵襲之際，本來會通知我直接前往緬甸賑災，但因取得簽證困難而返台等待。

五月十四日，接到德融師父來電要我待命，隨時準備前往四川。很快地，第二天就整裝出發，但因當地餘震不斷，成都機場關閉，我們繞經重慶，再連夜轉車，多花了六個鐘頭，趕到成都時，已是十六日凌晨了。

憑著過去的經驗，知道這次需要更長時間的陪伴關懷，雖然非常急著想進入災區，實際遇到的困難是，因大陸官方動員全國上下人力、物力優先救災，重災區的領導也不眠不休投入搶救工作，我們一直找不到協調的窗口，連交通工具都沒有。

以前內地的洪澇，大多是家當和莊稼損失，重災區評量是以房屋全倒為標準；此次的世紀強震，很多縣市的建築物有百分之七、八十，甚至百分之九十都已倒塌，罹難人數眾多，不同於以往，這次是以死亡人數多寡為重災區評量基準。看著一個個區域被劃為重災區，這樣的景況讓我們萬分不忍。

突破難關熱食站開伙

我們進到災區的第一個窗口是四川省宗教局，但它不是直接救援單位，局長、副局長對於災區裡哪些縣市需要救援的訊息所知非常有限；加上對慈濟不了解，也增加了協調上的困難，所以我們只能從非重災區開始。

這時候，很多地方還在管制中，經過一再拜託及宗教局的人幫忙和層層協調，得以在十六日進入羅江縣金山鎮。依規定救援車輛、物資、部隊才可行駛高速公路，因為我們是救援團體，所以我們的車通行無阻，沿途看到全民上下一條心，配合政府政策一切以救災為優先，讓我很感動。

災後第五天，上人指示：「這時候他們最需要的是熱食。」但是觸目所及，災區還是缺水斷電，為什麼上人這麼堅決？因為在那樣惡劣的環境下，提供熱食，可以安撫鄉親們慌亂無助的心。但這樣的構想，在協調時卻需要更多的耐心，我們與當地領導一再溝通協調，但他們要的是帳篷，認為吃的物資充裕，並不支持煮熱食。於是我們邀請領導一起去帳篷區看看，經過詢問鄉親後，他們說已經很久沒吃米飯了，對熱食非常歡迎，最後領導同意讓我們試試看。十六日晚上，羅江縣金山鎮慈濟第一個熱食供應站正式開伙，第一餐供應的是熱麵條，之後每天供應午、晚兩餐。



慈濟第一個熱食供應站正式開伙，第一餐供應的是熱麵條，之後持續供應乾免餐。

市隸屬德陽市，人口四十幾萬，這次地震受創慘重，到處都是斷垣殘壁，市況慘不忍睹，公園、寺廟、體育館收容來避難的災民超過十萬人，令人感到心痛。什邡市黃劍副市長在臨時編制的救難人事組織中，主管教育、衛生、醫院，我們告訴他目前唯一能做的，是找一個重災區或小鄉鎮來煮熱食。

黃副市長想到有個偏遠山腳下的重災區洛水鎮，介紹我們拜訪洛水鎮的

第二天我們添購了蒸飯機，香積組和生活組的志工們非常用心，一方面要做出營養可口的飯菜，還要做民意調查，調整合適的口味，更宣導大家少鹽、少油、少辣等。能吃到慈濟人提供熱騰騰的飯菜，鄉民們都非常高興；之後，不斷有鄉民投入志工行列而走出陰霾。慈濟人用愛走入他們的生命，用關懷行動引導他們跳脫悲苦，走出帳篷區當志工的時候，心靈也得到了慰藉，因此提供熱食實在太重要了

除了金山鎮，第二個點在什邡。什邡

尹書記，當我們向他提出煮熱食的建議時，他也很贊成；但另一位洛城村的書記卻堅決反對，他認為政府當局難道養不起老百姓，感覺尊嚴受到傷害，又怕鄉民偷懶，只會下棋、喝茶，不好好努力工作……。就如在金山鎮協調時一樣，我們一再向領導解釋，經過耐心真誠地溝通，終於達成任務。上人要我們做的事一定有他的道理，因此不論碰到任何困難，我們都會盡力突破。

用愛組合簡易教室

第三梯次進去時，我一方面協調拓展提供熱食地點，一方面洽談興建組合教室。五月十五日開始與各地方領導協調，他們都認為帳篷是當務之急，但是上人希望我們直接針對組合屋展開協商，因為帳篷悶熱，加上風吹雨打，一、兩個月後恐怕就不堪使用。

就在這時，中央下令所有的帳篷由國家統籌接管，在七月中之前要積極蓋一百萬套組合屋。我們把訊息向上人報告，上人又馬上想到孩子的就學問題，這時候大多數孩子都乏人照顧，希望他們都能趕快回到學校；若以我們「九二一」的經驗，若要蓋永久教室，從找地、規劃到援建完工，最快也要



這些災區的孩子們在這滿目瘡痍的環境下，怎麼讀書呢？

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希望愈快起步對孩子的學習愈好。

上人特別重視教育問題，慈示：「既然大陸官方已經在規畫組合屋，就趕快切入組合教室。」並告訴我們，災後要關注孩子受傷的心靈，如果沒有好好教育他們，將他們的心安置好，十年、二十年後，這些孩子可能是社會的問題，要趕快想辦法讓孩子們復學。

整個洛水的學校可說全都倒塌，黃副市長一向跟我們配合得很好，所以就從這裡開始，跟他談起援建組合教室的計畫，他很驚訝，也很讚歎，馬上就說：「你們是從洛水鎮進來，是不是就從這裡

趕快做起？你們要蓋多少？」我說：「上人很慈悲，你們需要多少，我們就蓋多少。」

黃副市長很快地給我們統計資料：包括八一小學、靈杰中學、洛水中學、洛水小學四所學校。

上人要我們回收再利用教學器材，絕對不要浪費；如果不堪使用，就給他們比較好的，讓孩子能夠安心讀書。組合教室的高度不是很高，一般援建或政府蓋的，幾乎都沒有天花板，夏天非常熱，上人貼心地請負責營建的師兄，一定要加天花板，厚五公分的隔熱材質與屋頂的設計，可以多一層隔熱效果。

上人給我們的慈示，往往比我向他報告的還多，我們沒想到的，他老人家都設想到了。比如蓋校之初，並沒想到要蓋圍牆，上人說：「讓學校的樣子，真正像個學校，這個『臨時』學校恐怕要使用兩到三年；要讓他們擁有一個舒適的環境，不會感受到像是受過地震創傷的災民，使他們完全放下、拋棄這種感覺。」

堅持讓大地呼吸

上人對每個小細節都考慮得很周詳，讓我很感動。剛開始大家都沒想到，地震造成很多孩子和鄉親們的殘疾，這些行動不便的孩子們，怎麼到學校去，怎麼上洗手間？雖然後來師兄、師姊們也想到了，但七月時抗震小學已經完工、也開學了。上人慈示：「殘障步道馬上要做起來。」事後我們做了許多追加工程，總想讓孩子更能安心、安全地在學校裡面學習。

最重要的一點是，新蓋的校園不僅能夠遮風蔽雨，上人更堅持要讓大地呼吸，所以，除了鋪連鎖磚（註）環境綠化外，還要做到美化、淨化工作，許多校長，包括教育局的領導看到之後，都紅了眼眶。

有位來幫忙的解放軍連長說：「你們幹嘛那麼麻煩啊？推平不就好了嘛！」連領導都覺得不可思議：「你們不是說要趕工嗎？鋪水泥一天就完畢，鋪連鎖磚要好幾天，還動員了好多的志願者。」

我們說：「除了孩子們的安全，還有綠色環保，不能讓地球受損傷這些問題，其實都是在教育。」慈濟人文是什麼？我想就是無時無刻、隨時隨地在任何地方都有大愛，不光對於生命的愛，還包括連大地都不要去毀傷。

說到這裡，黃副市長和漢旺鎮、德陽市的幾位領導都說：「慈濟不一樣



抗震小學完工，讓孩子更能夠安心、安全地在學校裡面快樂地學習。

就是不一樣！」我追問：「到底什麼地方不一樣呢？」他們說：「講不出來，反正每一件很小的問題，你們都會解決，其他沒有想到的配套也都做了。」

援建小規溝初級中學

七月初，我們進駐成都的三星堆飯店。那晚剛到正在做交接，德陽市附近游仙區的領導突然來訪。他聽說有慈濟這麼好的團體，便放下救援工作連夜趕來了，那時已經九點多，他一再表示希望我們可以到游仙區，那兒有很多學校需要援建。

恰好隔天清晨協調組的羅明憲

師兄要回台灣，我請他就這件事向上人報告，上人也希望有因緣的話，可以到其他地方援建；第二天下午，花蓮本會傳來訊息，要我們到游仙區了解一下。

接到訊息立刻前往游仙區，我們被帶到小槻溝鎮小槻溝初級中學，學校雖然沒有全倒，但已變成危樓，大約有五、六個班級的初三學生，午後大太陽下，擠在一個比人高一點、用鋼管支撐、上面鋪著以五彩塑膠布搭的棚架裡上課，四邊都沒有窗戶，非常的熱。我想，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下，怎麼讀書呢？

詢問校長和書記，政府不是也在全力搶建組合教室嗎？他說這裡和金山鎮一樣，雖是重災區，可是死亡人數並沒有那麼多，整個救援都集中在綿陽市的重災區——北川和汶川，所以這裡還沒有人來認養，政府也尚未撥預算下來。

我心裡很不忍，想到洛水鎮的學校已接近完工階段，於是說：「這樣好了，假如你們同意，我們來蓋組合教室。」書記剎時紅了眼眶，拉著我的手說：「真的嗎？」我說會用最快的速度蓋，大概兩個禮拜就能完工，保證七月底可以交屋，請他趕快把相關的資料彙整給我。

爲出家衆和鄉民蓋「心」宅

大約七月初或七月中，從宗教局得到一個訊息，很多寺院嚴重損壞，造成很多出家衆沒有地方安身。上人聽到後慈示：「不能讓這些出家人沒有一個修行的地方。」於是決定爲他們蓋一個簡易的共修大殿、廚房、餐廳、寮房等，讓這些修行者能夠安心修行。

令人感動的是：爲廣化禪院蓋好寮房以後，我請問法師，是不是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他說：「雖然未曾親自拜會上人，但證嚴法師的慈悲在我們心目中最偉大的，像觀世音菩薩的化身，給我們這樣安心修行的地方，真的很感恩。」

八月底，我快離開的時候，隔壁的彭州與幾個地方宗教局的領導聽到、看到我們在漢旺、什邡、綿陽等地蓋的幾間寺院，都很感動，也希望我們能夠去幫忙。回台後向上人報告，上人說：「有需要就去蓋，但是不要蓋到深山上，那是基於安全的考量。」

對於上人的慈悲，我再舉個例子：有天晚上打電話向上人報告，因寺院都在市鎮周邊，地處草叢比較多的地方，夏天蚊蟲也比較多。上人就說：「唉呀！你們怎麼都沒有想到，你們應該要想到呀！這麼熱，窗戶都不能

開，窗戶一打開，蚊蟲都跑進來，這樣子沒有紗窗要怎麼住啊？」於是就用最快的速度加裝紗窗，讓他們能夠趕快安住下來。

從五月初的義診、往診、蓋組合屋的安身（身體安全健康）階段，到煮熱食的安生（生活）階段，接著進入安心（受創心理關懷）階段，我們想爭取一塊地來蓋慈濟服務中心，但是領導一直有所顧慮，因此在協調之初，心裡一直盤算著要如何提出要求，若從上而下或由下往上報，兩者各有利弊，但總是想盡力而為，每每碰到困難時，總會想到上人的話：「過程用心，結果隨緣，一定會有好緣得到蓋慈濟服務中心的地。」

我向尹書記說明：蓋服務中心是因為地震過後，鄉民們心理受創，希望能夠長時間關懷他們，讓他們得以釋然；經尹書記向黃劍副市長報告，很快地同意撥地，洛水鎮、漢旺鎮都順利取得建地；而棚花村的各級領導有一半在地震中往生，新的領導才剛交接，對整個運作還在摸索熟悉中，因此棚花村並沒有蓋活動中心。

協調發放方式扭轉思維

參與了七個梯次中，與過往賑災作法上最大的不同就是發放的方式。

從一九九一年大陸內地發生嚴重的洪澇，慈濟開始進行賑災至今，十幾年來都是採取大規模發放的方式，可能只用三、五天的時間，就做好幾萬戶的發放；所以當四川賑災團接近尾聲，決定要進行發放時，剛開始，我也是朝大規模發放的經驗及思維模式去考量。

洛水鎮和漢旺鎮大概各有一萬兩千多戶，依據過去的經驗，合計四天就可以發放完畢。當我跟領導溝通時，他們很贊成生活包的發放，但反對大規模的發放，因為綿陽市還有些失去孩子的家長沒有安撫好，又時值奧運管制期間，他們顧慮聚眾與安全的問題。

以我十幾年來的經驗，若發放方式碰到困難，只要一再真誠地溝通，對方大都能接受；但這次完全毫無轉圜餘地，讓我百思不得其解。

記得一天下午，花蓮本會宗教處的王運敬師兄從花蓮打電話給我說：「陳師兄，上人已經了解當地狀況，我們是不是可以考慮小規模的發放？」因鄉民已經搬進組合屋，上人希望能夠按戶到戶發放，一方面是尊重，另一方面是將心更貼近鄉民。我們的援助工作不僅在物資，也藉此讓他們的心該放下時要放下，該提起時要提起。

從這次賑災經驗中，體悟到「以前可以的事情，現在不一定可以；以前

不能的，現在則很有可能，舊思維要隨順因緣適時轉變。」所以，身為弟子的我們不能套用過去救災發放的思維模式，上人說：「我們要轉念啊！」就像這次災難後，多數人吃不好、睡不好、住不好，熱食可以讓他們的心先安頓下來，也是當時沒有考慮到的。上人的睿智，實在是我們這些凡夫很難企及的呀！

註：連鎖磚鋪面，是在土壤層上覆蓋一層透水良好的砂石層，再以水泥磚乾砌而成，大多使用在車道、步道、廣場，此工法不僅可讓地熱散發，大地也能吸收水分，因此慈濟的建設幾乎都鋪有連鎖磚。

TZU CHI FOUNDATION

慈懷柔情行在人間路 邱國氣

口述：邱國氣 整理：高芳英 編修：高芳英

受創的四川就像我們身上的一塊肉，它裂開了、破碎了，有很多傷口，我們要用最輕柔的方式踏上這塊大地，不再增加它的痛楚。



【邱國氣小檔案】

二〇〇五年受證慈誠，法號誠謹。一九九七年至花蓮慈濟基金會宗教處工作，承擔過國內、海外和大陸的會務，現任海外會務室組長。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四川發生大地震後，五月十五日前往災區參與第一、二梯次賑災，擔任行政組的工作。

五月二十八日從四川回來，隨即搭上台北往花蓮的火車，準備回精舍向上人報告第一、第二梯次勘災進度與當地的狀況。我從車窗望出去，眼睛突然有種說不出來的不適感，覺得很不習慣，待自己定神細想，才恍然，原來眼前這一排排的建築物，都是如此整齊；馬路上的車子也都井然有序，一切都是如此完好。然而在四川災區兩個多禮拜以來，每天看到的，都是倒塌的房子和破碎的山河，災區路上障礙多，車子只能到處鑽；頓時，我的心像被某種東西卡住了，一下子調適不過來，眼睛的視線逐漸模糊而失焦。

這時，彷彿無法置信自己已經回到台灣，腦中迴蕩的及眼底留下的影像，都是那些滿臉風霜的災民，穿著僅有的單薄衣物，住在瓦礫堆旁簡陋的帳篷裡，吃著用冷水泡的方便麵，吃到嘴都破了……。我的身體雖然回來了，但心還繫念著災民，好像魂還沒回家。這讓我深刻體會到，平安真好！也讓我想起宗教處的謝景貴主任有次與我們分享：「哪裡才是真正的家？心安就是家！」

時間拉回到地震後的第三天（五月十五日），我隨第一梯次賑災團從台灣出發，抵達四川災區；觸目所及，幾個村莊和大部分學校的房舍幾乎全部倒塌，斷垣殘壁四處散落，村民、學生死傷不計其數，有些地方還在搜救當

中，到處可以聽到哀號的哭訴聲，災禍無情，使我整顆心揪在一起。

輕柔地走進災民的心

自古以來，四川被稱為天府之國，十多年來慈濟在大陸賑災，從未到過四川，此次大地震的因緣，才有了第一次的接觸。但是在這人生地不熟、人心慌亂的時刻，我們要如何運用有限的人脈，迅速確實地找到可施力的受災地點，實在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在那當下，更能體會上人對於大陸賑災無悔的堅持和睿智，也因著慈濟這十多年來無私無求的付出，以及豐富的勘災經驗，我們得到許多的助緣，讓當地領導能很快了解慈濟要做的事，願意提供一些支援，帶領我們深入災區，尋找那些需要幫助的地方。

幾番與當地領導溝通後，在重重困難下，我們終於在羅江縣金山鎮設立了第一個熱食站，這裡並不是重災區，但只要是經歷過大地震的人，應該都能體會那種不敢進屋子的恐懼感，災民的壓力可想而知，所以需要有人陪伴關懷。我們循序漸進地從供應熱食、醫療服務到心靈膚慰，將慈濟多年國際賑災的經驗，落實在四川災區。

記得出發前，上人慈示：「要輕輕地踏上，穩穩地站立，厚厚地愛，大

大地付出。」我們都知道輕輕的踏上這句話，源於上人講的「走路要輕，怕地會痛」，但這次上人說得更深切：現在的四川就像我們身上的一塊肉，它裂開了，整個都破碎了，有很多傷口，所以踏上這塊土地時，應該要用最輕柔的方式，不要再增加它的痛楚。

上人提醒我們，要用最不打擾當地人的方式幫助他們，所以交通得自理，吃飯也要自理，所有自己能夠處理的事，都不可麻煩別人。尤其當地領導已經很忙了，不要再增加他們的負擔；此外，跟災民的互動，不可以讓他們感覺到壓力，必須很輕柔地走進他們的心靈，這就是上人要求我們的「輕輕踏上」。

至於穩穩地站立，是要我們選定點和賑災要做的工作，用穩健的方式從頭開始談，做到最後面，我們都要很完整紮實地做好，不管是去跟領導溝通，或是跟鄉親們互動，都要用最真誠無私的愛去陪伴，做到厚厚地愛、大地付出，立下好的典範。

要顧大局也要拘小節

但即便賑災經驗豐富，還是得要順應當地領導的要求，什麼該做或什麼

不要做，要能夠拿捏，就像台灣諺語說的：「要得人緣才會得人疼。」這是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們在既有的原則下，盡量配合與協調，一步一步踏實地著重在膚慰，盡可能做到大家都滿意。

由於很多慈善團體一來馬上就捐錢，而慈濟不但要先選定點、先了解，然後回報，還要經過多方的評估。因此剛開始，領導們不太能諒解，會覺得這個團體怎麼這麼奇怪？到後來，他們看到慈濟志工透過人文的帶動，讓孩子和鄉民們的笑聲，不斷地從熱食站傳出來，顯示出受傷的人們，已經漸漸從悲傷的情緒跳脫出來，這才真正了解慈濟人悲智雙運的膚慰方式。

王端正副總（註一）告訴我們：「要顧大局，要拘小節。」這在災區是非常重要的觀念。什麼是顧大局？就是我們要趕快和領導溝通協調，選擇適當的定點去救災；什麼是拘小節？就是要注意我們的生活行儀。

王副總提及：「災難剛發生的時候，大家都忙著救災，所以一些細微的動作，人家不會注意到，但是當災難慢慢平穩下來，人家就會開始觀察你們的團體，以至於你跟別人溝通時的應對進退和生活行儀，人家都會很注意。所以不能急躁，要顧大局也要拘小節，這樣才能夠展現慈濟救災的人文。」

協調組在工作規畫上，除了協調的角色之外，也得讓每個人到當地都能

發揮最大的良能。像陳金發師兄負責關懷活動組、香積組，我做行政串聯，負責全面性記錄，也做訊息傳遞的工作，邊走邊整隊。

我每天的行程都圍繞在協調組的溝通，和當地領導取得哪些初步的共識，記錄協談內容、關心訪視災民現況、蒐集感人的故事，還要和志工們互動，了解他們的困難，並透過電話或電腦蒐集災區實況。我負責彙整這些訊息，在第一時間回報，讓本會盡可能了解我們在災區的狀況，我扮演的就是本會與勘災小組間的橋梁。

每天結束工作時，大概已經是清晨一、兩點了，五點鐘起來又是一天的開始，平均只睡三小時，但一想到災民在受苦，我們馬上提振起精神，能夠做就盡量做，真的是咬著牙撐過來的。

不要以小托大、坐井觀天

儘管身體疲累，心靈卻不能鬆懈，於是我建議領隊，應該讓大家聽上人的法。知道飯店有網路，就盡力克服困難做志工早會連線（註二）；每天早上我們先聽完上人開示，才做行前會報和分組，再前往災區。

從羅江縣設點之後，我們想另覓需要救援的地方，雖然透過很多單位

接洽，但是一直不太順利；上人卻在這時候打電話來說，隔天會再派另一批人到四川會合。接獲訊息後我心裡很慌，因為第一批人到現在都還沒有定下來，也還沒找到可以施力的點，第二批的人就已經要來了。我們在電話中報告：「這裡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但是上人傳達的指示是：「人，我已經找好了，明天就到。」那個時候，我覺得有一點受傷，為什麼上人不信任我們的判斷？

等我回台灣向上人報告時，才得知，當時我們在災區裡看到的只是一個小小的縣市或區域而已。上人透過各家媒體，全盤看到這驚世災難的完整性，災區幅員這麼大，需要動員很多人力協助救災，所以就整體賑災的規畫與考量，一定要先把路鋪好才行。

這件事讓我有很深的感觸：「凡事不要以小托大、坐井觀天。」有時候容易陷入自己的窠臼，執著於我已經在線上、已經很努力處理了，為什麼還要給我們這麼大的壓力，其實這分壓力，來自於上人深刻地了解到「來不及」！如果我們沒有站在一個制高點來看事情，就會被自己的心限制住，而只侷限於手邊的事，沒辦法想到其他更重要的事，很多事情會糾結在一起。

不要以為在第一線的人，所做的判斷就是最精確的，當你身陷其中，可

能無法全面地了解當地政府的政策，也不知道災區到底有多廣，不知道哪個地方發生了什麼樣的問題，我們應該將看到的訊息趕快如實地回報，讓本會與勘災人員緊密聯繫，才能夠做出正確的判斷，這是我從這次勘災中學習到的重要觀念。

沉默是更撼動人心的力量

從五月十五日踏上這塊破碎的土地，我們看到當地政府在救援過程展現驚人的效率和能量，在最短的時間內，動員十幾萬軍警進入災區，車子能到的搭車，不能到的就走路，路不通的則用爬的都要爬過去，為得就是要在黃金七十二小時救援時間內，深入重災區去搶救生命。雖然大災難震碎了許多人的心，但一分苦民所苦的悲憫胸懷，給我很深的感觸。

大陸官方規定，災區全部的人都要先撤離出來，只讓救難人員趕快進去做第一時間的搶救工作。災區裡只有兩種人，一是救援的人，一是待救的人。另外還施行車輛管制，沒有救災功能的車子不能進入災區，沒有通行證不能加油，所有資源都以救災為優先，全國都有這樣的高度認同和認知。

那幾天，路上完全看不到大型遊覽車的蹤影，原來全都被調到災區去，

綿延幾公里的遊覽車就排在路邊，成為解放軍臨時休息睡覺的地方；他們出動十萬名的軍警和傘兵，投入災區搶救生命，累了就直接坐在車子裡休息。半個多月都過著這樣的日子，可以想像有多辛苦，但是沒有人喊苦，他們積極救援的心念令人震撼。

媒體二十四小時全天播放，迅速報導正向、光明面的訊息，比如哪裡又救到人了，哪裡又有捨己救人的故事、老師救學生……等動人的故事，發揚人性的光明亮點，不但穩定人心，也提升全國人民的士氣，這些制度和方式都值得我們學習。

大陸官方將五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定為國殤日，在這三天的下午兩點二十八分，全國一起哀悼三分鐘。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放下手邊的工作，站在原地默哀，車子同時按響喇叭，叭——慢慢地，你會聽到啜泣的聲音，災民在這一刻藉由對親人的思念與哀悼，釋放內心的壓力。

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整個人心士氣的凝聚，不論身在北京、上海、南京或四川，時間一到，大家就會很自然地停下腳步，陪著這些鄉親們一起哀悼，全國在同一個時間做同一件事情，沉默的心念共振，原來是一種更撼動人心的力量。

以慈導悲以悲啟智

其實，在災區處處都是生命教育，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是很單純的愛，就如重災區洛水鎮的書記，從地震發生到我們進去那邊，已經第五天了，總共睡不到十小時。我們深深地感受到以民為苦的觀念，不是口頭上說說而已，而是真正落實到民間。

我聽到一個十分震撼的故事：

地震發生時，「砰」的一聲巨響，教室應聲坍塌，老師跟孩子們都還活著，陷在坍塌瓦礫下的空間裡。家長趕到現場時，還聽到老師帶領著孩子們大聲唱歌；唱歌是爲了讓爸媽安心，讓救災的人知道他們的位置，趕快來救援；一開始在外面焦急等待的媽媽知道她的孩子就在裡面，充滿著信心與希望。但是，一天過去了，救災人員還沒到，孩



邱玉芬師姊（左）和宗教處的邱國氣師兄（右）一同向洛水鎮黨委書記尹太超（中）介紹慈濟的希望工程，讓尹書記十分感動。

子們繼續唱歌，但是歌聲愈來愈小、愈來愈微弱，終於盼到救難人員到達，奮力挖開坍塌的瓦礫，卻發現所有的孩子都往生了。從期待到失去，從焦急到落寞，從求生到等死，家長們的心情轉折與衝擊可想而知。

許多孩子是家中唯一的希望，將孩子培養到高中，媽媽都已經四、五十歲了，如果孩子有災難中往生，那種深層的痛是很難撫平的。慈濟志工會帶著其他的孩子，去關心這些媽媽，同一所學校的孩子，用同理心叫她們一聲「媽媽」，並對她們說：「以後我就是您的孩子。」讓這位失去孩子的媽媽破涕為笑。

志工用慈悲大愛打開她們的心，用智慧帶領她們做志工，藉由付出，讓她們知道自己也有能力去幫助別人，也可以去愛別人的孩子，用這種方式來轉換她們的心情。我們也看到災民之間的互助，彼此鼓勵：「有命，就有希望。」他們用樂觀的心去看待，再帶領其他人走出傷痛。經由互動的過程，將當地人的愛心種子啟發出來，使他們也能夠扎根做帶動，再去膚慰關懷更需要的人。終有一天我們會離開，他們只能自己幫助自己，在地的照顧在地的，這股愛的力量才能延續傳揚。

當地的小志工在熱食供應和醫療義診上，給予我們很大的幫忙，也和慈



小志工捨不得慈濟人離開，依依不捨地哭紅了雙眼。

濟志工培養出深厚的情感。但八天一個梯次必須離別時，一開始，對這些孩子而言，就如親人將離別般難過，像是硬生生拆散彼此已牽連一起的心，小志工會哭著說：「你們不要走，我們捨不得你們。」這讓從四川回到台灣的志工，總是心繫著充滿思念與不捨。

所以上人提點我們，要給他們慈濟人以愛接力的形象，要向孩子們說慈濟人並沒有離開，以後只要認慈濟這套制服，慈濟人都會以同等的愛心來關懷；漸漸地，孩子們就知道藍天白雲的身影，會一直陪伴著他們。慈濟人去掉小我，成就無私的大我，在災民心中建立起大愛的形象，這就是以悲啓智。

我像大多數的志工一樣，身體雖然回來了，但心還繫在災民身上，並沒有回家。上人希望我們不要將心陷溺在悲傷的情境裡，因而用「以慈導悲，以悲啓智」來勉勵大家，不要因為悲心太重，投入後就無法自拔；在賑災這條路上，上人期許所有慈濟人都能用智慧面對，以覺有情的菩薩形象，免除牽絆；在每位慈濟人心中，這條賑災路，定是難行更難捨，路長情更長。

註一：王端正，現任慈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

註二：志工早會，一九八六年緣起於花蓮慈濟醫院的同仁朝會，而後延伸到與志工座談，並且製播「人間菩提」節目。因視訊科技的發達，二〇〇七年起經由網路傳輸使得全球慈濟人均可參與志工早會，同步聆聽證嚴上人法語。

TZU CHI FOUNDATION

寧靜最美 安定最樂 薛明仁

□述：薛明仁 整理：黃玉慈 編修：黃玉慈

我牽起老師的手，扶著他走出來，希望給他一分安定的力量，我說：「上天交給您重大責任的時刻到了，您的肩膀是活著的學生最大的依靠。」



【薛明仁小檔案】

一九九八年受證慈濟慈誠，法號惟謙，廣東慈濟人。從一九九六年起，陸續參與福建、江西、湖北、安徽、貴州、江蘇等地的賑災工作，累積十多年濟貧和助學的經驗。四川大地震後，立即投入第一梯次賑災團，主要於災區擔任協調角色，協助慈濟志工在當地進行籌備與執行的工作。

大陸中央電視台報導四川發生大地震！消息傳來，我們（廣東的慈濟志工）一直努力了解當地的情況，馬上聯絡花蓮本會，並得知已經成立協調中心。在不是很確定成都機場是否可以起降的情況下，決定五月十四日出發，從重慶進入災區。

終於搭上了線

到了重慶機場，很多人都往四川以外的地方走。我們穿著藍天白雲的制服，很顯眼，有人好奇地問：「受災了，大家都被趕出來，你們怎麼還往裡面去啊？」整個機場的氣氛很不一樣，我們的感覺也是；在第一時間前往災區，是慈濟在大陸做賑災將近二十年來，最大型的一次。

原本坐車一定暈車的我，從重慶到成都四個小時的車程裡，我們這些負責協調組的人員，忙著聯絡救災總會、民政局，這一忙，也就沒時間暈車了。同是協調組的邱玉芬師姊，一直希望能夠找到聯絡的窗口，但始終沒有聯繫上。在如此忙碌的協調中，我接到王端正副總的電話，並向他報告當時的狀況，也請副總在台灣協助聯繫。

一路上，持續撥打電話，再接獲王副總的來電時，獲悉北京宗教局的一

位處長已經在成都了。於是立即聯繫，就這樣我們搭上了線。

天崩地裂的那一瞬間

抵達成都後，處長安排我們進入災區，但是要到災區並不容易，車輛、物資都受到統一管制，車輛沒有取得通行證是不能加油的，更別說開車到災區了。經由處長的協助，我們取得了通行證，前往重災區——漢旺鎮。

天色漸漸暗了，車子開到漢旺時，大約已經六、七點了，沿途沒看到一間完好的房子；氣味聞起來也很不對勁，從地震發生到我們抵達已經過了四十幾個小時，空氣中瀰漫著一股腐臭的味道。我問當地領導：「這裡有最少人罹難？」他說：「大約已經清出四千具屍體。」我又問：「這麼多人往生，要怎麼處理？」領導回答，他們會在附近挖一個壕溝，剪下罹難者的一些毛髮，作為日後家屬辨認的依據，然後在每具屍體上編號，再把他們埋在一起。

除了我們的車燈，鎮上沒有任何燈光。再往下一個地方查看時，橋斷了，沒辦法過去，車子必須回頭。當車子一調轉車頭時，在斷瓦殘壁中的一棵樹下，有個黑影突然站了起來……。

在那一瞬間，負責攝影的師兄，希望能夠拍一張代表災區的照片，當時我也覺得能拍下這個畫面，最具代表性。但在車燈的照射下，那位災民的眼神，卻充滿了無助與無奈。我們可能驚動到他了，不然不會突然站起來。房子倒了，希望都破滅了，只能靜靜地守在黑暗的角落，這種景象真的難以形容，內心爲他感到非常不捨。當下，我們合掌祝福他，最後便決定不要拍了。

面對媒體我該怎麼做？

我們選擇留在成都的飯店，因爲它離震央有一段距離，雖然餘震還很大，但這裡比較安全，決定先安住下來。許多媒體也選擇在這裡住下，等著做採訪，可是他們沒有通行證，甚至沒有車子，是沒辦法進到災區的。

有些媒體提出質疑，爲什麼他們不能進去？其實我們走過許多的災區，任何一個國家，包括台灣「九二一」時，看到的情況都是一樣的，重大災難現場所搶通的道路，是要讓救難人員進去把傷患運出來的，絕不是要讓媒體工作人員先進去的。這點媒體能夠了解，才會有體諒之心，做正面的報導。

身穿藍天白雲的慈濟人一抵達，鏡頭紛紛搶拍，邱玉芬師姊和我負責回

應媒體。第一次接這樣的任務心裡很惶恐，不知該怎麼去應對。飯店裡有來自世界大約三十個以上的媒體，他們想了解並報導慈濟在當地到底做了些什麼？所以我必須在每天晚上的例行會議結束後，和他們互動。

還好，當時本會文發處何日生主任來電告訴我：「把真實的情況告訴他們。」我們不會左右媒體該報導什麼，只是用慈濟人的愛來跟他們互動，把這分真誠傳遞出去。何主任是這方面的專業人士，所以每天晚上只要和媒體互動結束後，不管是午夜十二點或一點，我還是會撥個電話給何主任，告訴他今天接受了哪個媒體採訪，請他指導一下，何主任總會給我很大的鼓勵。

有一回，向媒體提到慈濟在災區進行「安心」工作，但他們聽不懂，因為「安心」這兩個字很抽象，該怎麼描述呢？於是就用具體的照片來說明，當然有時候也需提供一些災區的相片給媒體，我們會挑選一些，經協調小組討論過後，再交給他們刊登。

您的肩膀是學生最大的依靠

雖然此行身負協調及慈濟對外發言的任務，但身為慈濟人，緣苦眾生，我更要深入災民家中，探詢他們的需求。

第一天進到災區關懷，分成四組。我隨其中一組前往，當時我們看到有位男士蹲在地上哭得很傷心，喃喃自語地說：「我的學生都沒了！我的學生都沒了！」

我走到他身旁蹲下來說：「老師，災難已經過去，您不要再傷心了。」

他脫口而出：「就一瞬間而已，我抱著兩個學生出來，再回頭的時候，整間教室都支離破碎，怎麼也找不到學生了……」

我說：「老師，您要為活著的學生著想，您的肩膀是他們最大的依靠，您不能倒下去啊！」

他對我說：「我可以嗎？」

我說：「您當然可以！我們從那麼遠的地方來，而且溫總理也已經到這裡坐鎮了，難道您不知道嗎？」他搖搖頭，完全不知道外界的情況。

我接著說：「有這麼多人陪伴您，您一定能夠站起來，我們一起來為鄉親準備熱食吧！」我試圖拉他起來，他仍遲疑地望著我說：「我真的可以嗎？」

師姊們也都在身旁關懷這位老師，我繼續開導他：「老師，您要有信心，您一定要站起來，走出去照顧那些存活下來的學生。您活下來了，就要



老爺爺的房子全倒了，經薛明仁師兄安慰後，爺爺露出開心的笑容。



災區的孩子們自發性的與慈濟人一起祈禱，祈求天下無災無難。

珍惜生命，發揮您的良能。上人說，沒有『死亡』，只有『往生』。我們要祝福往生的學生，這樣他們才能走得安心，所以您要站起來，讓我們用最不捨的心，來祝福這些孩子。」

老師始終懷疑自己，喃喃道：「我可以嗎？」

我牽起他的手，扶著他走出來，希望給他一分安定的力量，我說：「雖然學生不在了，但是當您看到自己的妻兒和父母都平安之後，就是上天要交給您重大責任的時刻到了。」他好像慢慢了解了，把眼淚擦乾，走到煮熱食的地方，我把老師安置在洗菜區，告訴師姊，這位老師要來協助洗菜。

洗菜區只剩下三顆高麗菜，我對老師說：「這不是用切的，要用剝的，而且我們要用心，用愛心，一片一片把它洗乾淨，等一下和麵一起煮。」記得老師對我說過要回北川。傍晚時刻，我問他：「您不是要回北川學校嗎？」老師說：「不回去了，明天才走，我要在這裡療傷，這樣我的肩膀才能夠給學生們依靠。」

慈濟人的膚慰和陪伴，終於讓老師站了起來，雖然我已經不記得他的名字，但我相信他正在北川，傳承著大愛的種子，讓它萌芽。

一碗熱騰騰的湯麵 魏錦霓

□述：魏錦霓 採訪：葉金英 編修：葉金英

鄉親們看到我們忙碌，也過來幫忙，有位鄉親說：「你們真辛苦，從這麼老遠來為我們煮飯，我們怎麼好意思不幫忙呢？」



【魏錦霓小檔案】

二十幾年的慈濟會員，三弟魏應充是頂新集團（康師傅）負責人。一九九四年搬到天津，二〇〇七年職場退休遷居上海，任頂新集團董事。因慈濟人到家中舉辦愛灑茶會的因緣，加入慈濟志工。二〇〇七年開始到貴州參與發放，至今參與多次賑災。此次四川賑災負責協調分公司同仁與慈濟在四川賑災中的合作。

五月十四日一早，我從上海出發，抵達重慶機場，與廣東、北京、福建、昆明等地十六名志工會合；這時，距離地震發生後不到四十八小時。由「頂新集團」同仁協助我們調派交通工具。出關後，搭巴士前往成都的途中，窗外下著細雨，天氣有點冷，四個小時後抵達飯店時已是傍晚時分。雨停了，我們一行人辦妥住宿手續後，放下行李，立刻搭車前往受災的地區勘查，那是距離成都大約一百二十公里的漢旺鎮。

手裡拿著地圖尋找，該去哪裡？還沒有確定的方向。在高速公路上頻頻聽到救護車呼嘯的聲音。我們先到達綿竹，整個市區大部分斷水斷電，除了路燈以外，一片漆黑。接著繼續前往漢旺鎮，天已經黑了，什麼景象都看不到，只聽到挖土機的聲音轟轟作響，途中遇到一位婦人向我們要餅乾吃，看了真的很難過。

餅乾和礦泉水

隔天，勘災團整隊出發到都江堰市，途中看到許多救援部隊的車輛，源源不斷地進入重災區，對外的道路全都被封鎖。當時的指揮官對慈濟不是很了解，加上災區狀況層出不窮，我們只得想方設法，於是再折回住宿飯店，

協調組的邱玉芬師姊眼看沒有任何進展，心情很沉重，於是我們請求宗教局的楊局長幫忙多了解。

經楊局長聯絡後表示，羅江縣願意配合慈濟供應熱食的作法，他建議我們馬上到羅江縣與書記溝通，確認細節。當晚，邱玉芬師姊與薛明仁師兄先到羅江縣去勘查，終於有了初步的進展，晚間十一點半，台灣第二梯次賑災團十一人抵達成都，會商如何在羅江縣金山鎮設點。

天一亮，我們就前往金山鎮，把印有「慈濟基金會」的紅布條掛在車前，其中有兩輛車子裡，載了一萬一千五百多瓶礦泉水及六千包餅乾，都是「康師傅」捐贈的，這些物資也是災區民眾所急需的。

我們一行人來到金山鎮的一個災民臨時站，這裡安置了兩百四十多戶，共六百多人，當我們走入帳篷內關懷鄉親的生活，他們的眼神看起來充滿無奈與驚慌。於是大家分成四組，挨家挨戶關懷慰問，也發給大家餅乾和礦泉水。

吃到熱食好高興

我們先找到一塊空地，將帶來的所有物品卸下，搭起帳篷，鄭專生師兄

利用現有的紅布，用白色墨水書寫「慈濟慈善事業服務站」，就這樣，臨時的服務據點成立了。人群聚集愈來愈多，帳篷就搭在臨時的水源供應處，不但孩子們好奇地靠攏過來，大人們也在觀望著我們在做什麼。這時候，開始著手為鄉親準備第一頓熱食，我立即聯繫康師傅的同仁，幫忙張羅四個瓦斯爐和瓦斯桶。

由於對環境並不熟悉，請了一位書記陪同到市集買菜。但到了所謂的市集，卻發現只有兩個攤子在賣菜；我問他一斤多少，把能賣的都賣給我吧。知道四川人都喜歡麻辣口味，特別買了辣椒和花椒，再去找商店買麵條。

大家動手一起來，我當主廚，從洗菜、切菜、炒料、下麵，一樣樣都不能馬虎。雖然在災區，但衛生、營養也都要注意。一些鄉親看到我們在忙，也主動過來幫忙拿菜刀和砧板，看到鄉親們暫時放下心中的傷痛，與我們一同做飯，我的心中產生莫大的鼓勵。有位鄉親還說：「你們真辛苦，從這麼遠來為我們煮飯，我們怎麼好意思不幫忙？」

一切就緒後，想到要先煮開水，但爐火很小，水過濾煮開後，為了衛生安全，還要再煮十五分鐘才能喝，這是上人特別交代的。

煮食的鍋較小，只能用兩個爐灶輪流。我負責切了辣椒爆香，再放入蔬

菜、香菇，看著滾熱的水漸漸冒煙，終於熱騰騰的湯麵煮好了。在一旁排隊等候的鄉親們拿著大鍋小鍋，志工幫忙維持秩序，一家有幾口人就盛多少量的麵回家。地震後已經第四天了，鄉親天天吃乾糧，已經吃到火氣大，嘴角都破皮了。

看到鄉親們端著麵，吃著第一口熱食，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連眼角都



當地鎮政府發動年輕的高中生來配合慈濟做志願者服務；魏錦霓師姊（右）說明香積組的功能並為其安排工作。



一旁排隊等候的鄉親們，拿著大鍋小鍋，還有志工幫忙打菜、維持秩序，大家歡歡喜喜地把慈濟人的愛帶回家享用。

笑了，和前一天我們剛來時所看到的表情實在很懸殊。

「好好吃，能吃到熱食，好高興！」鄉親們開心地說，小孩也說：「師姑！請教我怎麼煮，這麼好吃的麵我要學了煮給奶奶吃。」其他人也說：「不論好不好吃，你們的情意愛心，已讓我們相當感動。」「謝謝你們的愛心！從沒有看過這樣的好人。」

晚間八點結束熱食供應，十點回到成都住處。我還不敢睡，心中想著隔天的菜單，聽到鄉親最想吃的是白米飯，就先整理必須採購的炊具的清單。

當務之急先添購蒸飯機

到供應站第一個工作是買菜，附近的婦女們聽到需要人手，都自動前來幫忙，大家爭著洗菜、切菜，讓我很快可以準備點爐火煮熱食。中午天氣熱，我準備了消暑的地瓜、綠豆湯和鹹粥，三菜一湯。吃過午餐後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又接著開始準備晚餐。台灣人在這裡煮熱食的訊息，經鄉親們傳出去之後，來吃晚餐人數愈來愈多。

我想多添購蒸飯機，而且隔天就要，所以回飯店後就一直聯繫。因為曾有多次籌備園遊會餐點的經驗，知道所有的需求，甚至菜籃及砧板等都要備

齊。

另外，我們也得到消息，附近一家位於金山鎮中心的金山中心醫院，在地震前，通常只有八位醫護人員值班，地震之後，全院五十位醫護人員分為兩個班，一班在工作，另一班就休息；可是這些休息的醫護人員並沒有離開，吃住都在醫院裡，甚至連家屬也都進駐醫院大樓門前的空地上。

於是我們中午送了一百人份的綠豆湯到醫院，結果全院上下，包括醫護人員及病患都讚不絕口。我們決定將金山中心醫院的伙食包下來。晚間又送去一百人份的鹹粥。聽到鎮上有人說台灣料理很好吃，醫護人員及病人家屬，都紛紛前來領取。

有天早上，一到熱食供應站，就發現前一天搭建的臨時帳篷扭曲倒在一邊，問了鄉親，才知道前一天晚上颳大風又下大雨，再加上半夜一點鐘的六級餘震，不但把帳篷吹倒，鄉親們也因為突來的餘震，驚嚇不已，情緒久久無法平復。

雖然風雨無情，愛的種子卻在他們心中萌芽。一大早，鄉親們就主動來這裡整理環境，各就各位洗菜、切菜，生活逐漸能夠自立。

此時有一輛小車載著兩百斤的包心菜來到現場，原來是附近的農民看到

這個安置點的情況，自發性地將田裡的菜捐出來。問他為什麼要做這件事，他說：「互相幫助是應該的嘛！你們從台灣都來幫我們，自己鄉親更要幫助。」短短三天互動，我們付出關懷，他們轉移傷痛，期望鄉親自力更生便從這一刻開始。

身心靈的膚慰

下午兩點多，天氣十分炎熱，慈濟師兄、師姊引導四、五十位鄉親來到帳篷下，伴隨著收音機的廣播，一起和全中國人民為這場災難中不幸往生的同胞們默哀，以告慰他們在天之靈。時間一到，周圍的汽車傳來刺耳的喇叭聲，綿延不絕，且不時傳來鄉親們的哭泣聲，是他們切身的痛，也是最真實的感受。

經過多方努力，受災第二大的什邡市，已經能夠讓慈濟進去為鄉親服務了。接著在勘察過紅白鎮、洛水鎮之後，我們選擇了洛水鎮做為下一個點。進入洛水後，大家幫忙設立醫療與生活服務站，提供鄉親醫療及熱食服務，還包括身心靈的膚慰。

服務站緊臨馬路邊，常有灰塵，所以煮熱食的周圍必須不斷灑水，碰

到下雨的時候，就得將炊具移到帳篷底下。煮熱食的水和煤氣由當地政府供應，我們負責買菜，請地方上的鄉親先幫忙準備熱水、洗菜和切菜。我想到這個季節可能會有蔬菜，譬如豆乾可以炒青椒，但還要考慮到讓色香味俱全，時間變得很緊迫，過程很緊張。

從十四日到二十三日都在做香積工作，我知道如何採買，如果遇到中午用餐時間人數暴增時，就用麵餅（泡麵的麵條）應急，隨時接變化球；平時也會變換口味，如果中午吃米飯，晚上就換吃麵條，這樣一餐一餐接連下去，到第三個點、第四個點……。

熱食溫飽了鄉親的胃，也暖著他們的心。對慈濟人來說，這也是一種愛的傳承，因為有了第一次在金山鎮的經驗，我們就以這種模式複製下去，讓後面梯次的師兄、師姊都能順利銜接。從剛開始每天供應幾百人用餐，到後來增加到兩、三千人，都能夠運作得很順暢。在張羅忙碌後，能夠讓鄉親即時嚐到一碗熱騰騰的湯麵，看到他們滿足的表情讓人欣慰，我們也深深感恩有這樣付出的機會。

TZU CHI FOUNDATION

搶救生命最前線 涂炳旭

口述：涂炳旭 整理：黃玉慈 編修：黃玉慈

看著他們手中拋出一株株的秧苗，
在田野間劃出一道道希望的拋物線時，
畫面很美，讓我心中充滿了感動。



【涂炳旭小檔案】

在慈濟醫院急診室有「男丁哥兒」的暱稱，退伍後，即到花蓮慈濟醫院服務，現任急診部副護理長。曾參與慈濟在伊朗巴姆地震、南亞海嘯的緊急救護工作，此次四川地震，發揮災難醫療救護和志為護理的膚慰功能，投身第一及第三梯次醫療團。

五月初緬甸發生風災，我隨即向護理部報名，希望參與海外救護醫療團前往災區。但在等待的期間，四川卻發生地震，護理部通知我：「如果現在需要去四川，您願不願意？」我回答：「當然願意啊！」

在這之前我參與的賑災經驗中，並不是一到災區就開始埋頭苦幹，而是先了解當地的受災狀況，再進行後續工作，這是投入賑災必要的過程。所以當我們抵達什邡市洛水鎮的時候，便拜訪當地主管機關和醫療機構，看看他們需要什麼樣的協助，或者醫療上有哪些欠缺，了解以後我們才開始開展自己的工作。

妙用對照表

第二梯次（五月二十日出發）賑災團才有醫護人員一同前往四川，歷經千辛萬苦設立醫療站後，卻面臨醫藥缺乏的嚴重問題。在前往災區前，因充滿了許多的不確定性，我們無法帶足醫療用品，隨身的醫療物資很有限，也不齊全，因此不得不想盡辦法克服，以取得醫療站所需要的藥品與資源。

我們與洛水鎮的軍醫院協商，希望在藥物短缺時能獲得他們的協助。結果他們很大方地說：「台灣來的！要什麼自己拿。」他們的熱情讓我很感

動。

一進到倉庫便愣住了，雖然都是醫療專業藥品，但畢竟兩岸醫藥系統不一樣，我完全看不懂藥物名稱，例如有一種抗過敏的藥物，在台灣稱它爲 Vena，有時會以學名鹽酸二苯胺明的方式來辨別，但是在四川，我發現當地用藥皆不寫學名，全是一些我們不熟悉的名稱，他們以中文品名來管理，與台灣慣用英文藥名不同，所以沒辦法馬上了解藥品的屬性。這對我來說衝擊很大，對慈濟醫療站的後援更是一大考驗。

後來，我和軍醫院的藥師溝通，只要他能看得懂的學名，我就詢問在大陸是怎麼翻譯的，後面再加註台灣使用的名稱。對照和翻譯藥品，足足花了將近兩個小時的時間，才逐一列出一張對照表。當我取得當地醫療資源後，隨即返回醫療站，也帶回剛影印好的對照表，讓我們的醫師能夠在開藥時使用。

藥品守門員

我們最大的困難除了翻譯藥的名稱之外，另一項就是藥物的控管，當時沒有限制看診人數，所以只要排隊領熱食的老人家，大概都會順便來看病。



花蓮慈院急診部胡勝川主任、涂炳旭副護理長（右）正在準備救災醫療包，讓前往四川賑災的醫護團隊使用。

隨著熱食發放，醫療站的名聲愈來愈愈響，醫藥用量與日劇增，剛開始醫療物資真的很有限，但是要服務的對象卻是無限的。

在這種情況下，能不能善用僅有的醫療資源，去提供一個無法掌握的服務量，是當時醫療團所面臨到的另一項考驗。

面對種種困難，在沒有獲得更充足的醫療資源之前，醫師可以開的藥實在不多，在現場我必須做好控管的工作，才能服務更多的人。所以只要在包藥時發現某種藥品快用完了，我都會拿著藥單去和醫師溝通用藥量。

我們也積極協調及聯絡四川



紀邦杰醫生（中）與涂炳旭護理長（右）為患有皮脂腺瘤的年輕人廖君做即時的醫護處理。

的藥廠，試圖在當地買藥；短缺時再陸續向軍醫院調用，每次大約都是幾百人份的量。而醫院的藥師總會在我向他道謝時，率直地說：「謝什麼？這些都是我們的同胞，你們來幫助我們，是我要謝謝你們啊！怎麼會是你們來謝謝我呢？」

在我們需要醫療資源時，他們都無條件提供，這讓我深刻感受到兩岸共同為服務災民不分彼此、攜手努力的合作精神。同時我也堅守好藥品守門員的控管工作。

直到我在四川的第二週，來自台灣的醫療用品，隨著第三梯次人員進入災區，加上部分購買自當地的藥品已經送達，所有的醫護人員

才鬆了一口氣。

守護生命的磐石

我是一位護理人員，應該要著重在護理膚慰病人的工作上。一組醫療團出去，需要有醫療執行小組（medical operation unit, MOU）和醫務支援小組（medical support unit, MSU）的組合，但第二團出發時除了醫師、護理人員之外，其實更需要後勤的補給。我們是且戰且走，醫療站開始服務時會有什麼樣的病人、哪些情況、哪種藥的用量會比較多？這些對我們來說都是未知數。

到了第三梯次有藥師的加入，對醫療團隊有很大的幫助，因為他能夠精準地知道需要的藥量，而且也會請醫師在處方上註明數量，在醫藥的後援運作上盡了最大的功能。

身為護理人員，我的強項是在後續向病人做衛教宣導，這個部分在醫療過程中，也有安定人心的作用，我會跟病患好好解釋藥品的使用。宣導的同時，他們也會向我吐露苦水，那時候，我就要扮演傾聽的角色，藉由醫療作為媒介，讓他們的心靈得到膚慰。

這次從四川回來，我帶回所有的病歷，原因是被當時的藥師所感動，在他身上，我看到一分堅持，他秉持藥師的本職，嚴格把關用藥，也會在每一張經手的處方箋蓋上自己的印章，表示對災民的負責態度。

秧苗話希望

隨著第二個醫療站的成立，病患愈來愈多，有時也需要到鄉間往診。有一次和葉添浩醫師同行，看見村民坐在田埂上，用丟的方式把秧苗拋入田裡，就算是插秧了，這和我在台灣看到一排排整齊又直的稻田是不一樣的，雖然他們遭逢災難，但還能保持一分隨性，讓我相當感佩。

從村民口中得知，發生地震的時候正好是他們豐收的季節，所以在當地有句話叫做「三搶」。在第一時間內搶救人命；第二就是搶救物資；最重要的還要搶豐收。

災民們滿辛苦的，不但要救災，更要面對未來重建之路，他們沒有太多的時間哀愁，田裡的稻子成熟了，一定要先搶收，因為這是他們未來一年的生計。雖然當時我和葉醫師迷路了，但是看著他們手中拋出一株株的秧苗，在田野間劃出一道道希望的拋物線時，那畫面很美，讓我心中充滿了感動。

不要帶著遺憾搶救生命

回到台灣，我的內心深處還是感受到專業災難醫療救護訓練的重要，它讓我想起地震發生後，在新聞報導中，看到一位災民被壓在瓦礫堆裡的畫面；救護人員發現後，讓他撥電話向家人報平安，後來，他好不容易被救出來，不幸卻在還未送達醫院之前往生了。這樣的結果令人震驚，也讓我感到遺憾和惋惜。

在災難醫療救護隊的立場來看，傷患的腳被壓了好幾天，血液都已呈現酸性，如果要將重物拿開，一定要在兩隻手打上點滴，並接上電擊器隨時監視心律變化，才能慢慢移開重物。媒體報導他被救出來時很感人，但下一刻就走了，這對他的家人和急難救護的人而言，情何以堪！

多年來，我急切地想把災難醫療救護的觀念推廣出去，能多一個人了解，就能多挽回一條寶貴的生命。經過這次的經驗，我也期許自己，在未來災難醫療的領域中，投入更多的心力。

聽遠方是誰在唱歌 吳清芬

□述：吳清芬 整理：葉金英 編修：葉金英

兒子聽到我要去災區服務時，有些擔心，
我告訴他，
慈濟人不會做冒險的事，
只會做幫助人的事。



【吳清芬小檔案】

二〇〇二年受證慈濟委員，法號慈賀。參加四川賑災從第一到第四、第八到第十七梯次，除了承擔活動組之外，還身兼財務、總務組。於四川長期陪伴關懷，成為鄉民們口中的「吳媽媽」；她也從中體悟，能付出就是最快樂的一件事。

記得在四川災區期間，每天早上六點開始到下午五點，我們的心都凝聚在一起，共同為鄉親們服務。透過資訊連線，聆聽志工早會是大家精神的糧食，就像加滿油的車子準備出發一樣。

往各定點的路途中，坐在車裡面，就像是在騎馬，又像是坐在抖動的按摩椅上，一路顛簸到達定點。我還記得，有位師兄因為太累了，靠坐在最後的座位上，車子一路上一直震動，他的頭不時撞到車窗，看得很令人心疼，可是他居然累到沒感覺。這讓我想起當初兒子聽到我要去災區服務時，有些擔心，我告訴他，慈濟人不會做冒險的事，只會做幫助人的事；我很感恩他讓我有機會去幫助關懷更多的人。

把最好的留給別人

我是在第二梯次進到什邡市洛水鎮的，整個城市的房子倒塌得很嚴重，到處傳出難聞的味道，軍方人員努力進行消毒工作，整個環境處於斷水斷電中。當地領導告訴我們，洛水小學附近的永興公園，裡裡外外聚集了三千多人住在帳篷內，非常需要我們的協助。

剛開始，永興公園熱食供應站從早上九點，一直到下午三點都沒水，

香積組沒辦法開伙，眼看午飯時間就要到了，鍋、碗、瓢、盆沒水可洗，我向鄉親借了腳踏車，騎著車，到處尋找當地的領導。但我對附近環境不太熟悉，正擔心不知如何是好時，抬頭一看，那位領導就在前方不遠處，真的很幸運。剛好消防車也在附近，領導很幫忙，他大聲喊一旁的人員，請他們趕快提供水源，適時解決了燃眉之急。

有一天，政府單位要在附近爆破受災後不能居住的房子，因此我們把煮好的食物搬到永興公園內，避免發生意外。當鄉親們要領熱食時，都被阻隔在外，無法進來。我們與鄉親等了將近兩個多小時，聽到「砰」一聲，虛驚一場，爆破沒成功，必須重新再來。

三天後要再爆破時，因為是臨時通知要立刻爆破前面的危樓，讓大家措手不及，只好急忙順手一抓，用活動組教唱慈濟歌曲的大海報紙當鍋蓋，鋪在大鍋菜餚上。大家快速協力將這些飯菜搬到公園裡，隔一會兒，真的聽到轟隆巨響，是爆破成功的聲音。我們等到爆破後的灰塵落地，才恢復供應熱食給鄉親。

當地的孩子因為地震的關係，無法上學，到處遊蕩，我們召集孩子們來服務站。我和王淑慧師姊在沒有任何音響設備及歌曲海報的情況下，只能拉



義診現場，吳清芬師姊帶動小志工團康，炒熱現場氣氛。

開嗓門，教他們唱《祈禱》：「我的心，在靜思中感恩，我的意念充滿虔誠，大家一起來祈禱，從不同角落地點，祈求平安吉祥滿人間……」我們一字一句地教，孩子們很厲害，很快地就學會了，透過手語表演，孩子們的心安定下來，他們的父母看了也很放心。

我們向孩子宣導衛教觀念，因為永興公園的廁所因為沒水沒電，環境又髒又臭。我想，應該要把廁所整理好，於是我問當地鄉親哪裡有水源，剛好公園內有一條水流湍急的小水溝。並問當地賣菜的許老闆哪裡可以買到水桶，許老闆帶我去一家商店，因為地震後，東西都

被壓壞了，我們從破損的桶子中，找到可用的水桶和拖把，帶著孩子，把廁所沖洗乾淨。我對孩子說，每天要把這裡打掃得乾乾淨淨，把最好的留給別人。

摺紙鶴的用意

在我所接觸的孩子中，有一位名叫潘莎的年輕女孩告訴我，五一二地震發生時，她正在上廁所，當下猶豫要不要跑出去？地震不斷地搖晃，她趕緊穿起褲子衝了出去，她站在一排房子前面愣住了，整排房子就在她眼前一一倒下來，唯獨她旁邊的房子沒有倒，很幸運地逃過一劫。經過這樣的驚嚇，現在只要上廁所，她一定要媽媽牽著手才有安全感，聽到她的經歷，我想要花更多心思去安撫其他的孩子。

我教孩子們用剪紙做成小卡片，在上面畫出自己想像的圖案。永興公園裡有一棵很大的樹，我告訴孩子們，這就像一棵生命的大樹，可以將心裡的話，透過這棵發願樹來表達。他們很用心，拿起針線把代表祝福的卡片串起來，掛滿在大樹，卡片隨風飄搖，就像是把祝福送到天上一樣。

孩子用筆來抒發內心的恐懼和不安定的情緒，一開始有二、三十位孩子

來參加，漸漸增加到近百位。除了服務鄉親，我也教他們慈濟的人文課程，包括靜思語、用餐的禮儀和對長輩應有的禮貌。

每天都有小朋友來報名參加小志工。有一次很特別，一位八歲的孩子李茂元，舅舅帶他來到服務站時，他都不說話；舅舅告訴我，因為地震發生時，他看到父親死亡的慘狀，心生恐懼，從那時起，每次開口都以尖叫聲來表達內心的情緒，舅舅非常擔心。

往後幾天，我們在團康活動中，讓小志工陪伴茂元唱歌、比手語和畫畫。經過大家的努力，漸漸的，他不再感到孤單、害怕了。

有一天早上，我們抵達服務站時，看到茂元帶著笑臉迎接我們，而且雙手合十向大家說感恩。他用稚嫩的手寫下一段話：「把不好的事踢出去，祝福媽媽開心，爸爸到好玩的地方去玩，我要幫助人們。」他的舅舅也很高興，孩子終於不再恐懼了。

看到孩子能走出害怕的陰霾，真令我感到安慰。

另外有一位女孩，是我們到附近的帳篷區做家訪時遇見的，她叫曹瑩，我們也邀請她到服務站當小志工。

教小志工們摺紙鶴時，我說明摺紙鶴的用意，是給予地震中受傷的人和

往生者的祝福。曹瑩一邊摺紙鶴一邊對我說：「師姑，我不能摺一對大紙鶴帶回家。」我給她紅色和黃色的紙，結果她做了兩隻大紙鶴。我問她，爲什麼要做兩隻大紙鶴，曹瑩這時才告訴我，她的奶奶和姊姊（當時就讀洛水中學）被地震倒塌的房屋壓死了，只能簡單用土堆埋在家中的後院，沒有墓碑，她想摺紙鶴祝福奶奶和姊姊。我看到她的樣子心裡很不捨，原來曹瑩一直壓抑自己的悲傷。

曹瑩最喜歡學唱慈濟歌曲，其中有一首《人間有愛》：「感謝你，給了我溫暖的擁抱，讓我擺渡過生命低潮，一顆心裝滿愛，風再大不飄搖，學會把肩膀借別人依靠，用真心給了你了解的微笑，陪著你解開心事困擾……」這首歌道盡了人間美善，她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演練，逐漸展現笑顏。

六一兒童節

永興公園常常有不同團體來慰問孩子。有一天，服務站來了一群人，他們是從無錫來的志願者，先前到過其他災區，原本打算到漢旺鎮，因爲是重災區無法進入，於是打算返回無錫。經過洛水鎮時，感覺到這是一片死寂的城市，但不久卻聽到從遠方傳來歌聲；他們很好奇，循著歌聲找到永興公



經過大家的努力，讓八歲的李茂元（左二），不再孤單、害怕了。



吳清芬師姊逗著老奶奶開心展笑顏。

園，看到一群身著藍衣白褲的志工，正帶動受災的孩子們唱歌。

後來他們當中一位名叫曲歌的團員告訴我們，第一次看到在災區有志工團體和鄉親熱絡交流，共同煮熱食，非常驚訝！在這個處處充滿溫馨和樂的景象，曲歌一邊說著就流下眼淚。他們還有負責攝影、照相、文字的夥伴，想採訪孩子們學會做什麼，學會唱哪一首歌，還有孩子內心的感受。

他們採訪孩子們，聽到孩子們

談起從恐懼無助，到願意付出幫助人的過程，他們再度掉下淚水。離開前，他們將身上所有的藥品、文具全捐了出來，因為他們信任慈濟。曲歌告訴我們：「真是太棒了，沒想到行程最後，親眼目睹這麼一段災區溫馨的畫面。」

TZU CHI FOUNDATION

幾天後是六月一日兒童節，我想準備禮物給孩子們，由於所帶的物資有限，就準備一些物品，包括蠟筆、創口貼（OK繃）、糖果、吊飾、手帕等等，因為臨時找不到包裝紙，我想到用毛巾來包裝，將這些東西包成一朵花的樣子送給孩子。

兒童節的前一天晚上，爲了這些禮物，我們加夜班包到半夜兩點多；這份禮物雖然很簡單，但是意義深遠，我把它取名爲「全球慈濟人愛的祝福包」。

當天，我將祝福包裡面每個小禮物的意義告訴孩子們，我說：「吊飾裡的靜思好話，可以當作人生的座右銘；手帕就是希望人人能用心疼惜地球少用衛生紙，用它時也可感受到慈濟人的關愛；糖果吃了能口說好話、心想好意、身行好事；創口貼提醒大家要好好保護自己；至於蠟筆，象徵用來彩繪人生。」

當天也是第三、第四梯次交接的時候。經過這段時間相處，慈濟人的愛滋潤災民受創的心靈，所以離開時，孩子們都非常不捨。我告訴他們，遠方的家人不會離開過，我們還會再來。